

做“下半身”行业 高材生的尴尬人生

今年三月的一天,一个小姑娘来到蒯德刚的办公室面试,面试正在进行时,另一个年龄稍大些的女孩从楼下冲了上来,拉着小姑娘的手说:“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吗?”“不知道啊?”“不知道你就来面试,走!”说着拉起小姑娘就急匆匆走出了办公室。

“那一刻,我蒙了,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流氓,公司就像一个流氓窝。”蒯德刚在电话中告诉记者,他语调低沉。



蒯德刚

一台电脑、一部电话、一个人开始创业

蒯德刚 1976 年出生,1997 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天津一家 IT 公司工作。虽然待遇不错,但是蒯德刚不甘心一直打工,于是工作一年后就开始第一次创业——在天津开了一家餐馆。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断,他的餐馆开张几个月就倒闭了。

第一次创业失败后,蒯德刚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。1999 年 12 月,他在北京开始了第二次创业——做起了当时“时髦”的 B2B 网站。这次他又时运不济,2000 年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,中国互联网市场也一片凋零,他又一次失败了。

两次创业失败后,蒯德刚伤心极了。蒯德刚又找了份工作,直到 2003 年春天。那一年,蒯德刚终于涉足了“下半身”行业。

当时电子商务还是初创时代。蒯德刚分析来分析去,忽然想到成人用品。因为当时媒体报道这是暴利行业,而且相关电子商务企业还寥寥无几,考虑到这个东西人们不好意思去店里买,蒯德刚觉得很适合在网上卖。

更重要的是,蒯德刚当时相信,太聪明的人或者太有钱的企业,不会进入这个行业,不会面临大的竞争对手,并且当时这个行业还是乱七八糟的。所以,这该是一个有机会做大的行业。说干就干,经过多方打探,蒯德刚得知北京前门一带有批发成人用品的。于是他骑车到前门一带街道和胡同挨个逛悠,在那里终于看到了成人保健品批发的招牌,终于找到了被视为行业机密的成人用品批发市场。

与老板挨个谈判,最后终于有人答应与他合作。蒯德刚首先交预付款,说好有订单时让快递员来老板这里取货,在预付款里扣除费用。这样做的好处是蒯德刚不用做库存,现在这已经是网上开店的普遍模式,但那时候却没人愿意用如此啰唆的合作方式。

之后,蒯德刚花 3000 元请人做了一个购物网站。于是就开始在家办公了。一部电话,一台电脑,就是全部家当。

最初的宣传方式很简单:泡聊天室,起个女孩的名字,男人一群群来打招呼,设置自动回复“成人用品保密送货上门,网址 x x x”。一天能赚个百八十块,刚开业,每一块利润都足以带来兴奋,虽然他两年前还是二十个人的老总,一年前还在拿近万元的薪水。过了半个多月,开始投放搜狐和新浪的竞价排名广告。那时候,百度初创,只是二十人的小公司。

因为之前在互联网行业泡了两三年,蒯德刚很快成为当时的网络营销高手。随即生意很快

有了起色。第二个月,营业额 3 万;第三个月,到 6 万;第六个月,就稳定在 10 万的样子了。

“非典”给他的生意带来转机

开业的前三个月,蒯德刚一帆风顺。但不久,一场全国性灾难突然袭来——非典暴发了。当时北京城人心惶恐,蒯德刚心里也难过了。他不只一次叩问苍天:“难道刚开始得到,就要开始失去?”想起这些,蒯德刚那感觉就像战争时期,男人被从新婚的被窝里拉出去去做壮丁一样。在那一段时间里,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关开始放假或者在家办公。北京像是一个被荒弃了的空城。

转机在此时来临,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,他的订单突然多了起来。那时候,约朋友打麻将是不成的,因为麻将需要四个人打,而当时交往近乎绝迹。人们要尽量待在家里,降低非典传播概率。于是做两个人能做的事,是人们看电视上网之余,能做的不多的选择。

性事,自然是两个人能做的投资收益比最高的事——打发了时间,锻炼了身体,愉悦了心情,和谐了爱情,而且,能降低灾难和长期关在家里带来的心情的抑郁。

非典期间,蒯德刚卖得最多的是安全套,其次是润滑油。那时候人们害怕去商场超市等人多的公共场所,网上购买这些,成了一大渠道。于是,随着女人的尖叫声,蒯德刚的生意,毫不犹豫地达到了高潮。

有人斥责他:“别说是南开的,丢不起这个人”

2003 年,蒯德刚当时的女友是首都某大学的,一天她告诉蒯德刚,她的几个闺蜜私下说蒯德刚的行业是卖假药的,当时令一堆女大学生笑得喷饭。蒯德刚听后脸一下子红了脖子根。

一收废品的阿姨到蒯德刚办公室收废纸箱,一位北京大爷闲着没事跟着一起上楼来,看到满屋子陈列的产品,临出门说了一句——小伙子年轻的干点啥不比这强。

同年,一个女性朋友带了自己的表姐与蒯德刚一起喝茶,事后那位朋友告诉蒯德刚,她表姐说,如果他不是做这个行业的,就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。

还有一件事让他更受刺激。

那天,蒯德刚和某文豪的女儿在三里屯喝酒,她带了一个 30 多岁的女伴,四川的,留学从国外回来,当知道蒯德刚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时,顿时情绪激动地说:“你以后别说是南开的,也别说是学物理的,丢不起这个人。”

面对白眼、讽刺和嘲笑,蒯

德刚也不止一次扪心自问:“这个行业,我真的要做一辈子吗?这毕竟是被媒体报道为负面的行业。”

无形的压力终于把蒯德刚压垮了。2004 年春天,正当他生意还可以的时候,他把主要精力投向了网络搜索业务,“下半身”业务随即萎缩了。

这一次,蒯德刚又错了。不过半年的工夫,搜索引擎优化这个行业,就开始从阳春白雪,变成了大白菜。价格再一次被杀到地板。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使用“潜规则”,即为了拼抢客户而对客户作出明知无法实现的过度承诺。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客户被同行猎杀,坏消息弥漫了整个行业。

蒯德刚第三次创业再次失败了,那一年他正是而立之年。

把生意从北京做到全国各地

2005 年,蒯德刚将主要精力再次放到了已经萎缩的“下半身”业务中来。

网上卖东西卖得好,实体店也应该不错,再说这个东西需要展示一下。于是蒯德刚的第一家实体店在北京的广渠门外大街上开张了。

蒯德刚骑着自行车,穿越了数条大街小巷,终于在傍晚看到了一个贴着“招租”的店铺。至今他还是认为自行车是最适合找店的交通工具,因为它可以带你到任何想去的地方,在任何想停的地方停下,而且骑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路边的一个个店铺。

看中了店铺,蒯德刚就用一个四年的合同把租金锁定住了,这让他在今后的几年里每年都省下了一两万元。

第一次开店,并没有太多经验。装修和购买货架蒯德刚一共花了 9000 块,从装修上看,当时店铺与时尚没有任何关联,虽然那时里面的商品已经足够丰富和精彩。很快,蒯德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因为对于这个外表普通的小店,他定义的高端目标顾客根本不买账,也难以吸引路人进店。

发现错误后,蒯德刚在开业四个月后,请专业的商业装修设计师度身定造了装修方案,花了两万多元,停业二十天重新装修了这个三十平方米的小店。

这是蒯德刚在设计了企业标志后第一次在形象改造上花费大把银子,也是他第一次对店铺装修系统给予重视。在 2007 年和 2008 年他又对店铺设计进行了两次大的变更。

蒯德刚目前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已经发展了 50 余家实体店。他下一步目标是打造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,包括网店和实体店。

谢绝转载、上网 小石头

12 年前,他在煤矿打工时,1 岁多的儿子被抢走。为了找到孩子,他泣血寻遍大半个中国,花光了 40 多万钱财,即便骨折了也要拄着双拐前行,为此他一贫如洗,靠救济生存……

12 年后,警方将嫌犯抓获,并找到了丢失的孩子。然而,此时的孩子已 13 岁,和“养父母”建立了浓厚感情,作为“独子”被宠爱着,并受到很好的教育。窘迫的现状面前,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,他含泪决定:让孩子继续跟“养父母”生活学习……

12 年泣血寻子后的 悲情舍弃

痴心父亲 12 年泣血寻子

顾克礼生于 1959 年,家住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曹庙村。

1998 年 12 月初,顾克礼带着妻子何素英和一双儿女,来到新密市白寨镇张楼沟村的一家煤矿。

那天是 12 月 11 日一大早,顾克礼刚上班,进入巷道没多长时间,地面上就传来电话,说是他老婆被人绑架了,让马上出井。顾克礼急急忙忙返回地面,跑回宿舍,只见妻子、女儿双脚双手被绑着,嘴上粘着塑胶带,女儿蜷缩在床上,妻子被丢在床上,身上蒙着被子,儿子顾红亮不见了。

顾克礼连忙把妻子、女儿解开。顾克礼让妻子报案,自己拔腿出门,顺着公路疯一样去追。追了一阵没追上,又返回煤矿宿舍。那时,顾红亮才一岁七个月零七天,有一张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。

当地警方接到报警之后,展开调查。根据顾克礼妻子提供的线索,作案人有好几个,其中一个就是顾克礼的工友,很可能就是同住一个院的四川人董国雪,这个人才搬来两天,在矿上也只干了一天。

警方了解到,事发当天,董国雪没有打招呼就突然离开了煤矿。同时,他的几个四川老乡也不见了,民警赶往四川了解情况。再后来,警方得知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建兴区四龙乡董家庵村有个董国雪,生于 1962 年,并获取了该人照片,但此董国雪是否为作案人董国雪,不能最终确定警方到四川进行查证,当地知情人反映,董国雪已经多年没有回家了,办案人员无功而返。

孩子被抢走后,顾克礼让妻子留在出租房里等警方的消息,自己则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 4 万块钱上路了。

顾克礼寻子路上,妻子因为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,精神恍惚离家出走,再也没有回来。寻子路上,顾克礼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,整整哭了六年,最后连气带病撒手人寰。一个家就这样散了,顾克礼还是疯了一样继续寻找儿子,他不死心,更不会放弃。他先回了山东老家,把自己的二层小楼卖了 3 万块钱,又向亲戚借了 4 万块钱,揣着 7 万块钱他再次上路,这一回他去了新疆、四川、河北、内蒙古等地。

7 万块钱花光后,他向亲戚朋友借了 10 万块钱,也很快用尽,他接下来再凑债。大多数时间,他每到一个地方,都先找一个临时的活计干着,一边打工,一边寻找儿子。

12 年时间,他的寻子路遍及 23 个省、78 个市、105 个县,一共花费了 42 万的费用。至今,顾克礼仍欠着几十万块的外债。最远时,顾克礼跑到西边的新疆乌鲁木齐,西南跑到了四川、贵州。

嫌犯落网,警方成功解救孩子

2009 年 10 月 30 日,新密警方排查到一条线索:新密当地一家房东钱某反映说,10 年前,有一个叫董国青的外地人在他的老宅住过,住了不到一个月,催他交房租时,他却跑了。

警方经过辨认,董国雪和董国青同属一人,董国青是其化名。

2010 年 3 月 15 日,新密警方再次前往四川省南部县,获知董国

雪仍在河南新密市下煤窑打工,警方还获知,和董国雪关系密切的梁映成、李小云等人也在新密打工。据此,警方在全市各煤矿展开排查。

2010 年 3 月 19 日,警方将董国雪抓获。董国雪供认,1998 年 12 月 11 日早上,他和梁映成、李小云、梁映富等人,趁顾克礼上班之际,将其一岁多的儿子顾红亮抢走。之后,几个人抱着小孩来到郑州,再到新乡,又乘火车来到山西太原。后来,他们带着孩子,来到河北泊头市。当晚,董国雪嫁到当地的妹妹董淑英找到了一户人家,对方付了 7000 元,领走了孩子。

新密警方一路抓捕其他涉案人,同时与河北泊头警方联系,查找董淑英。3 月 23 日,涉案人梁映成、李小云投案自首,但不知道梁映富现在何处。3 月 25 日,泊头警方传来消息,董淑英家就住在该市文庙镇张药包村。

面对警方讯问,董淑英说,当初孩子给了本村的青年夫妇王树青、刘玉霞。随后,两地民警迅速赶到王树青家,终于找到了被拐 12 年的孩子顾红亮。只是,他现在的名字叫王刚,已经 13 岁多了,被养父母安排在沧州市沧县板桥镇博才中学读初中。

他决定让儿子留在养父母身边

2010 年 3 月 27 日,新密警方把顾红亮解救回来。当天下午,他的养父母王树青、刘玉霞及其亲属也一路跟着来到了新密市。养父母流着泪说,打死他们也想不到,自己养了 12 年的儿子,会有这样的不幸经历!

3 月 28 日下午,孩子还回到山东枣庄顾家看望亲人。孩子的爷爷都八十多了,耳聋眼花,当孩子喊出一声“爷爷”时,老人流下浑浊的泪水。老人说,孩子的奶奶在去世前,特别想念这个忽然被抢走的孙子,每天都要念叨红亮的名字。

父子相认后,“王刚”又紧紧地偎依在养父母怀里。那种天伦之乐,那种幸福的劲头,无论如何也与“被拐卖儿童”联系不到一起。顾克礼感慨万分,他看得出,孩子在河北养父母家是惟一的孩子,从小被宠爱,有好的学校读书,生活幸福甜蜜,什么条件都好,可是自己呢,寻亲这么多年,一身残疾,只有一间破旧的小房子,连多摆一张床都难,自己又能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家,又能给孩子什么样的未来呢?

和儿子团聚几天后,顾克礼决定把他送走了。临行前,顾克礼再三嘱咐孩子:“回家好好听你爸妈的,好好上学,寒暑假一定要回来一趟……”

另据了解,2010 年 4 月 17 日,本案的另一嫌犯梁映富在广东平江市被抓获。2010 年 7 月 1 日,4 名犯罪嫌疑人的已被新密市检察院依法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,法院已受理此案,近日将开庭审理。主办此案的检察官说,王树青夫妇当初付了 7000 元钱,有参与拐卖儿童的嫌疑。考虑到王树青夫妇当初并不知道顾红亮的真实来历,而且在当时条件下,新的拐卖儿童的定罪标准并未出台,因此王树青夫妇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检察官提醒,收养孩子,一定要到福利院去收养,并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。 宏剑